

攻山头

「菩萨书」

# 兒

# 時

# 湖

ErshiJiangHu

卢国建◎著

安徽出版集团 黄山书社

剃头记

滚铁环

下棋

玩「跷跷板」

攻山头



安徽出版集团 黄山书社  
卢国建◎著

Er Shi Jiang Hu

# 兒時江湖

菩薩書



下棋



剃头记



滚铁环



「跷跷板」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时江湖 / 卢国建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8.9

ISBN 978-7-80707-974-3

I.儿… II.卢… III.风俗习惯—简介—湖州市 IV.K892.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4024 号

书 名: 儿时江湖

著 者: 卢国建

责任编辑: 余 玲

装帧设计: 书衣坊

出 版: 黄山书社

社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 读《儿时江湖》

哲人有言：人的力量，只是生长的力量。从帝王到乞丐，任何职业无非就是维持生长，一切冠冕堂皇的话是不必说的。万物生长，基础至关重要，人亦如此。幼时生活，足以影响一生。“少年不识愁滋味”，乃诗人吃语。家庭有贫富，有和睦或不幸。上世纪五十年代，又添阶级划分，一成异类，徒增阴霾，少儿虽不谙世事，却不免感受，岂可一概而论。

人到中年，历尽沧桑，顿悟生长艰辛。初以心热如火，遂至眼冷似灰。回忆无拘束的幼时生活，已属享受。时光流逝，往事似烟。比喻稍欠妥帖。即便无风，烟自散尽无迹。凡正常人，何有不记得往事者？无论欢乐，无论苦痛。

十分佩服国建的记忆力，居然能回想起这么多幼时的碎屑景象。这是平凡天真少儿眼中的世界，当年社会的真实缩影。任何民族都有

自己独特的文化，不仅体现在上层建筑，衣食住行，无所不在。《儿时江湖》描述的，似长卷风俗图，凸显融于生活中的民族文化。可叹仅四十年，倒是化烟散尽无迹了，因此很属珍贵。

国建幼时生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而于五十年代度过的读者，会惊奇发现境地竟然一个模样。游戏与玩具几乎都不花分文。目下的少儿，定会觉得父祖辈幼时的寒酸与滑稽。说明五六十年代发展的滞缓。

国建业余撰文，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从不苟作。写过不少小说，惜未结集，《儿时江湖》沿承文字洗炼的风格。《易经》有言，“吉人之辞寡”，为文自有惜墨如金。短文难写，无功底不成。知堂前辈连千字文也嫌长，竭力删削。自古文人好相凌掩，写长篇宏文的，或许不屑一顾，可又不能为之。王安石诗云：“看似平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很难。”是也。文笔历代受世人称颂，大都短文作家，毋庸置疑。是书言词风趣，渗入大量行将消亡的湖州方言口语，前人不曾留意钩稽，极其特色。

人生品尝五味，始在娘胎。国建为人乐观，《儿时江湖》弃辛酸，只记欢快，情文并茂，读来无任亲切。让人仿佛回到早已逝去的少儿时代，真想再一试滚铁环，却已难觅此物了。

徐重庆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写于湖州人间过路书斋

目  
录

读《儿时江湖》/徐重庆

“老虎灶”旧影 /001

菩萨书 /005

轧圆枣 /009

巴望生病 /011

搬新房 /014

爆冻米 /017

彼时“追星” /021

澈水 /024

乘风凉 /028

吃豆腐花 /031

抽“贱骨头” /033

打“四十分” /036

倒马桶 /039

对亲 /043

放鹅子 /046

孵混堂 /050

赶时髦 /054

攻山头 /057

滚铁环 /061

过年 /064

会水 /067

叫卖今昔 /070

看电影 /074

老邻舍 /077

空客气 /080

扛头绳 /083

助“洋片” /087

蚂蚁寓言 /090

买煤饼 /093

拍照相 /096

盘盲 /099

票证往事 /103

去乡下烧饭 /106

绕秦糖 /109

三轮车变奏曲 /113

晒黄梅 /116

上馆店 /119

上冷饮店 /122

生煤炉 /125

收藏“喜欢” /129

踏行嫁 /132

剃头记 /135

挑花线绊 /139

挑自来水 /143

跳房子 /146

听广播 /149

挖沙泥堆 /152

玩“跷跷板” /155

下棋 /158

学骑脚踏车 /162

洋油灯下 /166

忆苦饭 /169

游山 /172

轧闹猛 /175

摘桑果 /178

针线活 /181

捉蟋蟀 /184

走人家 /188

坐轮船 /191

打雪仗 /194

## 『老虎灶』旧影

勉强有了点能拎得动两只热水瓶的力气，大人们就把去“老虎灶”泡开水这件事委派给了我们。

起初我们很开心，把它当作一项有趣的游戏，乐此而不疲。每当放夜学回家便主动请缨，左右各提一只热水瓶，神气活现地就像双枪老太婆一样步伐颠颠地穿到马路对过那片“老虎灶”去泡开水。

开“老虎灶”的老板娘相貌丑陋，面



目黧黑，因着日朝<sup>①</sup>与煤烟柴火为伍，活脱脱一副灶家菩萨样。我们差不多天天见面，但几乎没有看清过她的真实面容。“老虎灶”开间有一二十个平米，门前砌着一只很宽阔的灶头，远远望去像头虎视眈眈的怪兽，估计这也是为啥被叫做“老虎灶”的由头。灶头上安放两口烧水的大铁锅，旁边装有几只盛水的铜汤罐。“老虎灶”是烧煤的，一只长长的烟囱贯穿屋顶，不断地从烟囱里飘出时淡时浓的青烟，那青烟袅袅而上终与云霄浑为一体。

老板娘也蛮辛苦的，一日到夜，双手左右开弓，一手掌漏斗，一手握汤勺舀水，不得消停，天不亮就要起来升火烧水。一大早就有困不着觉的老人家候着泡水冲茶。有时“老虎灶”里面狭窄的空间就成了老人喝茶聊天的地方，派上了茶馆店的用场，一时咳嗽声在烟雾里此起彼伏……

家里用的热水，除了自家煤炉烧一点吃的外，余下如洗脸净脚揩身沐浴<sup>②</sup>，乃至泡被单、浸毯子等等都得去“老虎灶”泡水。那时开水是一分一壶，通常都是花几角钞票买上一大摞筹码，那筹码设计简单，用硬纸板剪成小小的长方块，上面盖了老板娘的印章，当作了只可泡水用的代价券。当时人们也不晓得什么叫做假，因此也从没发生过盗版侵权之类的官司。老板娘也无须像今日那样具备火眼金睛，把筹码像鉴别玉器一样左右端详。筹码都是泡水的人自觉地往一只小篮子里丢。

---

① 日朝：每天。      ② 沐浴：洗澡的意思。

天长日久，来回泡水已成了我们的负担。尤其是冬日，水很难烧开，大家得排着队伍等。等得心焦了，我们就想着出个野<sup>①</sup>，把热水瓶往架板上一放，自顾自地去白相<sup>②</sup>了。白相得出了劲，老早把泡水的事忘得精光，直到回家被爷娘一顿训斥才记起还有两只热水瓶忘在了“老虎灶”上，赶紧一路小跑，幸好“老虎灶”未打烊，便提着两只热水瓶垂头丧气地回家。

再往后，我们烧上了煤气，烧水方便，也就不大再去“老虎灶”，而搬了新居，更懒得外出泡水。而且，现在供应热水的地方也多用电烧，人家去泡水只须拧水龙头放，与传统意义上的“老虎灶”大相径庭，充其量只能叫“供应开水处”。

休矣！“老虎灶”。

---

① 出个野：“溜”的意思。      ② 白相：玩；玩耍。



“老虎灶”开间有一二十个平米，门前砌着一只很宽阔的灶头，远远望去像头虎视眈眈的怪兽，估计这也是为啥被叫做“老虎灶”的由头。

## 『菩萨书』

想必我们这一代人(五六十年代)小时候都看过“菩萨书”。把小人书(连环画)叫做“菩萨书”的是不是只有我们湖州人，倒也没有考究过。而为啥叫它“菩萨书”也实在是困惑得很：顾名思义，那书中所画的诸等人物莫非一个个都相当于慈眉善目的菩萨了么？菩萨是让人敬重敬畏的图腾，但“菩萨书”里的事件有正邪之辨，人物有善恶之分，似乎不能混为一谈，然而上一辈人这么叫了，你又无法把它改过来，况且又只是叫叫

而已，作不得真，只好罢了。

我们小辰光<sup>①</sup>看的书少，对厚厚的大部头名著小说又看不大懂，尽管看书欲望的强烈程度，有时要胜过食欲，但却几乎无接触的可能。我们对知识营养的汲取除了课本，大抵是靠着“菩萨书”来潜移默化熏陶，譬如我们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了解就是从那几本薄薄的“菩萨书”开始的。“菩萨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而且引人入胜，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也深受我们这些小人的喜爱。因而有了点小钱，三天两头抽空往书店、书摊跑，或租借，或就地阅览，倒也成了我们享受文化生活的丰富内容之一。

那时候湖州城里大大小小也有不少租书店或“菩萨书”摊，在人民公园的门前就有两三家散乱的“菩萨书”摊对垒营业。我们放了学先不急回家，顾自去书摊看书，花上一分钱不管厚薄看一本，起码消磨它个把钟头来去。看得迷了，就像一个热恋的少男少女，痴迷得屁股粘在凳子上不肯动身，到后来只有用二分钱租上一本回家看个痛快。有时为了充实精神生活而不得不舍弃一点物质生活，省下买咸萝卜的钱能看两本书呐——这种精神与物质打架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输赢基本上也能扯平。

从“菩萨书”里我们见到了《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认识了《红岩》里的许云峰；知道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经历了《暴风骤雨》；体会了《郑师傅的遭遇》……也教会了我们对美的爱之切，对丑的恨之深。

---

① 小辰光：小时候。

我们在感谢书摊主传播文化的同时，原谅了其唯利是图——把一本厚厚的书拆做几本，以获取更大利益的小动作。今日已很难再见到“菩萨书”摊的影子了，这令人更容易想起旧时看“菩萨书”的时光。

当然现在的小孩子已不屑去看那种一张画下面有着许多说明文字并具有连续性的“菩萨书”了，市面上充斥着我们看也看不灵清的卡通书。他们浸淫在卡通漫画的世界里逍遥，并从那种夸张的动作里获得快感与乐趣。望着他们全神贯注地读着卡通书，稚气的脸上时不时地发出乐滋滋的笑声，我们是一脸的茫然。这约莫就叫“代沟”罢。



三天两头抽空往书店、书摊跑，或租借，或就地阅览，倒也成了我们享受文化生活的丰富内容之一。

## 『轧圆枣』

长远也没有见到过那种挂在屋檐下的冰棱了。这多半得感谢全球化的“温室效应”，使我们的冬天感觉不到多大的寒冷。即或难得一个料峭的严冬，我们抗御它的办法与方式多多，比如打空调、吹暖风器、睡电热毯，人置身于屋内，暖热如春；出门在外，身上有太空棉、羽绒服全副武装，足够帅，足够热。

温暖的日子让我们差不多忘记了小时候的冬天是怎样过来的，实在也不愿意去想那种寒风呼呼、冰天雪地，房子



都被冻得吱吱叫的场头势，一想就有点不寒而栗。

那时候身上穿着笨重的棉袄、棉裤，虽然厚实，却因天气实在太冷，即使在灿烂的冬阳照耀下，整个人还是显得缩头缩脑，佝背哈腰，无精打采得像一只煨灶猫。

如此被动地接受天的恩赐晒太阳不见得是个好办法，总得想个什么招数让人热起来罢，于是乎，一种叫“轧圆枣”的游戏在凛冽的西北风中应运而生。

我们分左右两拨队伍沿墙根站定，当我们推举出的指挥员臂膀一挥：“开始！”大家便跟老和尚念经一样，口中念念有词地唱着“轧圆枣，吃圆枣，轧出圆枣吃圆枣……”死命地往前挤轧。一旦把当中的人轧出队伍，便依次排在后面继续轧，就这样不分时间段地单调却又闹猛地轧下去，直轧得头顶冒汗，双颊绯红；直轧得浑身发酸、腿脚发软，还在不停歇地挤轧，不停歇地叫喊……在挤轧中，我们抵御了刺骨的寒风；在喊叫中，我们动员了全身的热量；在挤压中，我们不再对寒冬恐惧，并因此锤炼了体魄，强壮了体格。

当我们长长的队伍渐渐地变得稀拉的时候，太阳也几乎要落山了。风一阵紧似一阵，但我们已无所谓，早已感觉不到冷的侵袭或伤害，我们的心烫得澎湃，我们的血热得汹涌，此时的寒风不过是在为我们吹去汗珠。

照现在的眼光来看，“轧圆枣”这种游戏原始、稚拙得毫无智商，所以这个为了取暖的初衷而想出来的游戏随着时代变迁失去了现实意义。“轧圆枣”的游戏消亡了，但那有趣闹猛的情节仍历历在目，清晰如昨。